

高职院校服务乡村社区教育的创新路径研究

章志琴¹, 周佳辰¹, 时华忠²

¹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建筑与环境工程学院, 江苏无锡, 中国

² 无锡市雪浪街道大浮社区, 江苏无锡, 中国

【摘要】高职院校有效参与乡村社区教育服务,既是构建全民终身学习体系、促进国家社会教育公平的内在要求,也是为中国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智力支撑的重要途径。研究聚焦当前高职院校在服务乡村社区教育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以本校服务无锡市雪浪街道大浮乡村社区教育的实践为典型案例,从构建教育创新机制、整合教育三维资源、完善制度保障与评价体系三个维度,提出高职院校服务乡村社区教育的创新路径,旨在为高职院校服务乡村社区教育路径创新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与参考。

【关键词】高职院校;乡村;社区教育;路径

【基金项目】2024年度无锡市哲学社会科学招标课题(社会教育发展专项)“党建联盟引领下高职院校服务乡村社区教育发展的路径研究-以无锡雪浪街道大浮社区为例(WXSK24-JY-A04)资助。

1.引言:时代命题与战略价值

自教育部等九部门2016年发文《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以来,中国社区教育蓬勃发展,教育内涵不断拓展。现阶段,社区教育不仅在建立学习型社会、构建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也是完善社会治理、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抓手^[1]。而处于广大农村地区的乡村社区教育在满足以上功能需求的同时还承载着为中国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智力支持的重要使命,为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乡村现代化治理和乡村高质量发展等领域提供人才支持^[2]。

高职院校作为培养现代化技术技能型人才,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机构,其教育资源对地方社区教育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理应在服务地方社区教育发展中充分发挥作用。《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和《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等文件先后对高职院校服务地方社区教育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和职责任务,凸显了高职院校服务社区教育的作用。近年来,高职院校通过成立专门的社区教育学院、创建社区教育联盟或以框架协议形式的多元主体等方式积极探索高职院校服务乡村社区教育发展路径,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打造主题研学品牌、成立非遗文化名师工作室、培养乡村振兴人才、开发乡村振兴教育项目等^[3],并有学者初步建立了乡村社区教育评

价体系^[4]。然而,由于中国各地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原因,中国乡村社区教育的发展尚处于不平衡不充分状态,乡村社区教育明显落后于城市社区;乡村社区教育面临教育供给不充分、服务效能较低、发展韧性不足等现实困境^[5];高职院校服务乡村社区教育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存在“供需错配”、“机制缺位”、“保障体系不健全”等问题^[6]。

基于此,本研究立足对高职院校服务乡村社区教育现存实践困境的深度剖析,以本校服务无锡市雪浪街道大浮乡村社区教育实践为典型案例,深入探究高职院校服务乡村社区教育的创新发展路径,旨在为高职院校服务乡村社区教育发展提供实践参考。

2.高职院校服务乡村社区教育的实践困境

2.1 教育机制不完善

2.1.1 激励机制缺失

高职院校教师参与乡村社区教育工作面临一定的激励机制缺失困境。在职称晋升方面,相较于科研论文、课题研究等传统评价要素,教师在乡村开展的文化传播、技能培训、社区发展规划等实践工作,由于缺乏明确的量化标准与认可渠道,导致教师即使投入大量精力也难以在职称晋升中获得相应回报,使得教师参与乡村社区教育的积极性受挫。

绩效考核方面,多数高职院校的考核体系仍以教学与科研为主体,在绩效工资分配、

评优评先等环节未得到应有重视,导致教师参与乡村社区教育热情持续降低,教育质量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职院校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效能发挥。

2.1.2 合作机制松散

高职院校参与乡村社区教育工作过程中,存在与乡村社区、企业、社会组织间的合作呈现碎片化、短期化特征,根源在于长效合作机制的缺位。从合作模式来看,现有合作多以申报专项项目、完成特定任务为导向,项目周期结束后各方关系即告终止,缺乏常态化沟通协调与资源整合机制。这种临时性合作导致各方难以建立深度互信,在乡村产业升级、人才培养等需要长期投入的领域,技术研发、课程开发等长期规划难以落地实施。在合作目标层面,不同主体间存在较大的目标差异。高职院校侧重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期望通过合作积累实践教学资源、提升教师实践能力;乡村社区关注民生改善与经济发展,希望获得技术支持与智力资源;企业与社会组织则较多追求经济效益与品牌建设。目标差异导致合作过程中协同性不足,各方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合力。此外,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也会加剧矛盾,在合作成果转化、资金分配等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这种缺乏系统性设计的合作模式,使得各方资源无法有效整合,难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合作共同体,制约了高职院校服务乡村振兴的整体效能与社会价值的充分实现。

2.2 教育资源供给不足

2.2.1 师资力量薄弱不稳定

高职院校教师普遍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与科研任务,教师需将大量时间用于备课、授课、撰写论文及申报课题,无暇深入乡村开展社区教育,即便参与也多为应付性工作,难以进行深度课程开发与教学实践。并且乡村地区工作环境较差,工作条件艰苦且生活配套不足,加之缺乏完善的薪酬激励与职业发展通道,难以吸引优质、稳定的师资^[7]。此外,兼职教师队伍多由高职教师、企业员工、乡村本土技术人员等构成,流动性大,导致教学内容难以形成系统体系,教学质量难以得到持续性保障,显著制约了乡村社区教育服务效能的提升。

2.2.2 课程内容匹配度较低

高职院校现有课程体系多围绕学历教育设置,遵循学科知识体系的完整性与系统性,

这种课程设置与乡村社区居民以实用技能提升、生活需求满足为导向的学习诉求形成结构性矛盾。在数字化课程开发领域,虽部分院校推出乡村教育在线课程,但由于缺乏对乡村实际需求的深入调研,课程内容同质化严重,涉及针对性地对乡村特色产业、文化传承等方面较少^[8]。同时,现有教材编写主体沿用传统教育范式,较少结合乡村生产生活场景与居民个性化需求,导致教学内容在指导乡村生态文明发展、产业升级实践,居民生活品质提升等方面缺乏乡村社区教育的实效性吸引力。

2.3 教育模式单一

当前高职院校服务乡村社区教育过程中,其教学方式仍以传统课堂讲授、专题讲座等单向知识传输形式为主,缺乏创新性和吸引力,难以适配乡村社区居民的认知特征与学习习惯。在数字化教育转型背景下,对互联网技术、移动终端及新媒体平台的应用仍处于浅层次探索阶段,线上线下融合的混合式教育模式尚未形成^[9]。此外,现有教育模式一定程度上存在实践维度缺失与主体定位偏差现象:一方面,技能实操、情境体验等实践性教学环节占比不足,理论传授与居民教育需求存在一定程度脱节;另一方面,由于教育需求调研不充分,使得社区居民在教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也不能充分确立,导致课程设置与居民多样化、个性化学习需求存在供需错配,引发居民学习兴趣不强,参与度不高、从而导致社区教育成效不显著^[10]。

3.高职院校服务乡村社区教育的创新路径

3.1 构建高职院校服务乡村社区教育的创新机制

3.1.1 组建地方特色乡村社区教育学院

组建地方特色乡村社区教育学院是高职院校提升乡村社区教育服务效能的重要举措。学院组建过程中,需对地方乡村教育特征、产业结构、文化生态进行系统性调研的基础之上,通过剖析乡村发展的现实痛点与人才需求缺口,形成具有地域适配性的教育供给体系。

在专业设置层面,应突破传统学科边界,聚焦乡村振兴核心领域开设特色专业。例如开设乡村振兴与管理专业,整合农业经济、基层治理等课程模块;开设乡村文旅教育与管理专业,融合民俗文化、旅游规划等教学内容;构建生态农业与绿色发展专业,涵盖循环农业技术、农产品质量安全等教学方向;

创设农村数字化教育专业, 包含智慧农业应用、乡村电商运营等课程体系。这些专业设置既立足乡村产业升级需求, 又要注重与地方特色产业的深度耦合。

在师资建设方面, 构建双师型教学团队, 将企业技术骨干、乡村致富带头人、基层治理专家等纳入固定师资体系, 形成“高校教师理论教学+行业导师实践指导”的协同授课模式。同时, 依托学院平台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 通过校企联合培养、产教融合实训等方式, 实现人才培养与乡村治理、产业发展的精准对接, 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兼具理论素养与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支撑。

3.1.2 建立“支部+教研室+项目组”三级响应机制

高职院校在服务乡村社区教育发展时, 构建“支部+教研室+项目组”二级响应机制, 是高职院校提升乡村社区教育服务精准性与实效性的创新路径。

通过学校组织部统筹协调, 成立乡村社区教育服务支部, 发挥基层组织优势与动员能力, 吸纳具备乡村社区教育特长的支部教师, 形成教育服务的核心力量。组织部进行深度调研, 系统分析乡村社区居民的年龄结构、职业分布、文化认知水平, 以及社区精神文化特征、特色经济发展现状等, 精准识别社区教育需求缺口与发展痛点。

基于调研成果, 以教育内容为导向成立不同类型教研室, 实现教育资源的专业化整合与开发。例如, 本校在服务无锡市雪浪街道大浮乡村社区时, 根据社区教育需求, 针对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需求成立了数字化教育教研室, 围绕老年群体身心健康管理需求成立了老人健康教育教研室, 结合乡村生态保护与美学建设需求成立了生态美学教育教研室等。各教研室依托高职院校的学科优势, 整合校内外教学资源, 开展课程体系设计、教学方法创新、教材开发等教研活动, 为社区教育提供专业理论支撑与内容保障。

在教研室统筹下, 以课题或项目形式组建项目组, 作为教育实践的具体执行单元。项目组采用“理论-实践-反馈”的循环模式, 通过专题培训、技能工作坊、文化活动策划等多样化形式开展社区教育实践。这种三级联动机制实现了从需求调研、内容开发到实践落地的闭环管理, 有效提升了乡村社区教育服务的精准度与持续性, 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与人才保障。

3.2 整合高职院校服务乡村社区教育的三维资源

3.2.1 开发课程资源包

在组建地方特色乡村社区教育学院或建立“支部+教研室+项目组”三级响应机制之后, 开展具体教学过程中, 根据服务的特定乡村社区教育对象, 开发“基础通识+特色技能”模块化课程资源包。如本校在服务大浮社区教育过程中, 根据该乡村社区教育需求, 开发了以美丽乡村建设和社区生态文明建设为主题的课程资源包, 基础通识部分以收集或开发的生态美学、生态文明、社区治理等趣味知识为主要内容的视频小微课为主, 辅以研发的通俗小教材。特色技能部分包括《庭院设计》、《艺术插花》、《园艺疗法》和《园艺果蔬栽培》等数字化课程资源, 以技能传授为主体的微课视频、图片为主, 大幅度降低纯粹理论知识讲解, 辅以少量专业书籍。在下发这些课程资源时, 根据不同文化层次和年龄结构, 进行分层教学, 如对于高中技校以上文化水平人群, 他们有较强的阅读能力, 可以推送专业书籍进行相对系统学习; 针对中小学文化水平的人群, 课程包主要以微视频和橱窗展示等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 注重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 对于尚处于在校教育的学生, 可分层编写地方特色文化教材进行课堂教育; 对于文化层次较低的老年群体, 可利用抖音 APP 或地方广播平台进行推送。

3.2.2 建设师资共享库

在具体的教育教学中, 打破传统高职院校以校内专职教师教育教学为主方式, 实施校内专职教师与乡村技能大师融合教学的“双导师制”。根据乡村社区教育特点和需求, 遴选有相关技能的专职教师和乡村技能大师成立教学团队; 教学中为方便教师沟通教学内容、学生情况, 需要搭建线上线下交流平台。如本校在服务大浮社区教育时, 为提升居民生态美学素养, 学校、社区支部成员首先对居民的生态美学基本认知、社区教育需求、接受教育方式、教育面临困境等进行调研, 然后将本校园林教研室部分专业教师、无锡地区部分园林企业和无锡市花卉盆景协会部分成员共同组建了大浮社区生态美学素养提升师资共享库。

3.2.3 打造实践基地群

聚焦乡村社区教育, 开发高职院校服务乡村社区教育发展的项目设计, 以“社区工坊”

的形式打造实践教学基地。如本校在服务大浮社区教育时,深入调研分析大浮社区村民年龄结构、工作生活方式、精神文化特征以及社区特色经济情况,根据社区教育需求开发了三个特色项目设计:

(1)提升居民人居环境改造能力和生态美学素养,助力美丽型乡村建设

针对目前大浮社区一些重要公共空间节点(如社区书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浮社区委员会、乡村民宿、餐饮等)和部分村民自身庭院的景观不够理想的现状,生态美学教育教研室成员从大浮社区的历史文化、民俗文化以及村民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中提炼设计元素,带领村民进行公共空间环境更新、庭院景观改造、景观节点艺术墙绘等项目建设,创建具有大浮独特的乡村特色景观。尝试在实践项目中将社区教育充分融入社区治理,潜移默化地提升社区村民的生态美学素养,助力美丽型乡村社区建设。

(2)提升社区幸福指数,助力和谐型社区建立

联合社区干部,老人健康教育教研室成员运用“园艺疗法”身心康复理念,指导社区居民,尤其是身心亚健康老人开展家庭园艺活动,如园艺植物种植与养护、节日主题插花等,在提升村民生态美学素养的同时,采用调研问卷和总体幸福感量表(GWB)定期测试社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变化,从“园艺疗法方式”、“园艺疗法周期”和“园艺项目开发”等方面动态调整、优化园艺疗法模式,整体提升社区居民的幸福指数,助力和谐型乡村社区建设。

(3)提升社区居民数字化素养,助力社区数字化治理

数字化教育教研室成员实际参与大浮社区基层治理项目,如“社区基金+惠民直播”数字治理推动惠民服务新模式。在社区开展特色直播如“醉梅直播”、“民生瞭望”、“红色文旅”等栏目中,通过具有数字化教育经验丰富的师生进行“一对一”数字技术技能实践传授,逐步提升居民的数字化素养,助力大浮乡村社区的山水文旅和醉李、杨梅果品特色经济的发展。

3.3 制定高职院校服务乡村社区教育的制度保障与评价体系

3.3.1 制度保障

为保障社区教育的理想效益,进行社区

教育时,需制定《高职院校服务乡村社区教育规程》。如本校在服务大浮社区教育过程中,以文件的形式规定了本校服务大浮乡村社区教育的教育目标、教育原则、教育内容、教育形式以及资源整合与利用等方面的内容,积极寻求政策支持和保障措施,从制度化、长效化和有效化等方面探讨高职院校服务乡村社区教育产生持久效益,不断提升高职院校服务乡村社区教育水平。

3.3.2 评价体系

为测评高职院校服务乡村社区教育效益,可以从社区教育开展情况、学员学习效果、居民满意度、乡村社区治理效果等方面制定评价体系,对高职院校服务乡村社区教育工作进行考核评价。本校在开展大浮社区教育的具体项目实践过程中,针对项目实践,采用德尔菲法,紧扣“三农”,从农民素养提升、乡村环境治理、乡村产业现代化构建一级指标,并依次构建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再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各级指标进行赋权,构建本项目的乡村社区教育评价体系,初步探索高职院校服务乡村社区教育评价体系。

4. 总结与展望

高职院校参与乡村社区教育建设,是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举措,承载着优化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的重要使命。本研究以本校服务无锡市雪浪街道大浮乡村社区教育实践为典型案例,深度剖析社会、社区资源与高职院校教育资源协同创新,构建高职院校服务乡村社区教育的创新路径。

从机制创新提出两大核心路径:其一,组建地方特色乡村社区教育学院,通过精准对接地方产业需求与文化特色,开设乡村振兴与管理、乡村文旅教育与管理、农村数字化教育专业等特色专业,构建产教深度融合的人才培养体系;其二,构建“支部+教研室+项目组”三级响应机制,以基层组织部为纽带,形成“需求调研-课程开发-实践落地”的闭环服务模式。在此基础上,通过开发模块化课程资源包、建设跨区域师资共享库、打造多功能实践基地群等系统性举措,实现教育资源的集约化利用与精准化供给。同时,本研究对制度保障体系与多元评价机制进行了探索性建构,初步提出紧扣“三农”主题,涵盖农民素养提升、乡村环境治理、乡村产业现代化三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

本研究通过理论建构与实践验证,为高

职院校服务乡村社区教育提供了重要参考，对完善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推动乡村社区教育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实践借鉴。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研究样本选取相对单一，未形成多区域、多类型的比较分析；此外，对服务对象的教育成效缺乏实证分析。未来研究将扩大调研范围，构建包含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文化效益在内的多维评价模型，深入探究高职院校服务乡村社区教育的长效机制，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更全面、更科学的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 [1] 冯洁玉, 何康.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主体结构和作用方式:基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J].南京开放大学学报, 2025, (02): 40-47.
- [2] 余景波, 邵那那, 孙衍英.学习型社会建设背景下农村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探究[J].重庆开放大学学报, 2025, 37 (01): 11-16.
- [3] 郑玉清, 刘楚佳.我国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研究综述 (2000-2020 年)——基于 CiteSpace 知识图谱分析[J].成人教育, 2021, 41 (10): 30-38.
- [4] 金玲, 刘正茂, 季海军.农村社区教育服务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中国成人教育, 2024, (04): 74-80.
- [5] 贾红彬, 张永, 钱大海.新阶段农村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困境与进路[J].教育与职业, 2024, (16): 90-96.
- [6] 聂玉霞, 汪圣.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社区教育的实践理路、现实困境及优化策略[J].教育与职业, 2022, (10): 12-18.
- [7] 陶宇, 刘俊熙.乡村振兴战略下高职院校服务农村职业教育的实践困境与解决路径[J].智慧农业导刊, 2023, 3 (10): 67-70.
- [8] 王春楠.乡村振兴视域下社区教育服务数字化农村社区建设策略研究[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25, (01): 49-51.
- [9] 柳彩霞, 刘楚佳.高质量发展视域下高职院校服务社区教育的路径探索——基于《2021 年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的 NVivo 分析[J].广东开放大学学报, 2023, 32 (05): 79-85.
- [10] 杨林.提质培优背景下高职院校服务社区教育发展的路径研究[J].科教导刊, 2024, (09): 20-22